●管继平 ■文人尺牍(十四)

翰墨往还引兴狂

——俞平伯致信周作人

大概谁也不曾料想,在举世瞩目的“人机大战”中,电脑“阿尔法狗”居然以近乎碾压的优势连下三局,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当今世界围棋的一流高手。这个消息无疑非常“惊人”,尤其令悲观如我者闻之很是沮丧,智能电脑的强大和无所不能,不仅渗透和改变我们的生活,还将摧毁我们的艺术和美感。虽然,我们还有书法——可是,如果哪天电脑通过程序设计,将历代名家名帖中的各种书体海量输入,不论是真草篆隶、钟王颜柳,还是苏黄米蔡、枯湿浓淡,只要你给个指令,它就能通过条件优选,创作出一幅超乎平常的神妙之作(且永远不重复),甚至,作品一旦送选,可直接进入国展并摘得金奖……试想,若真到了如此智能化的地步,我们的艺术岂不是尴尬得一塌糊涂?

所幸,书法暂时还不至于如此。可是,与书法具有相同悠久历史的围棋,已经如此。

回望近百年的历史,其变革之迅猛常常让人猝不及防。譬如,毛笔作为我们的书写工具,两千年来用得好好的,却在半个世纪前结束了使命;又如,写信作为我们主要的交流方式,也是往还交流了两千年,却在这二十年里基本退出了舞台。所谓的尺牍文化,传承有绪,回味无穷,然而,无缘无故地传到了我们这一辈,不想我们却成了它的终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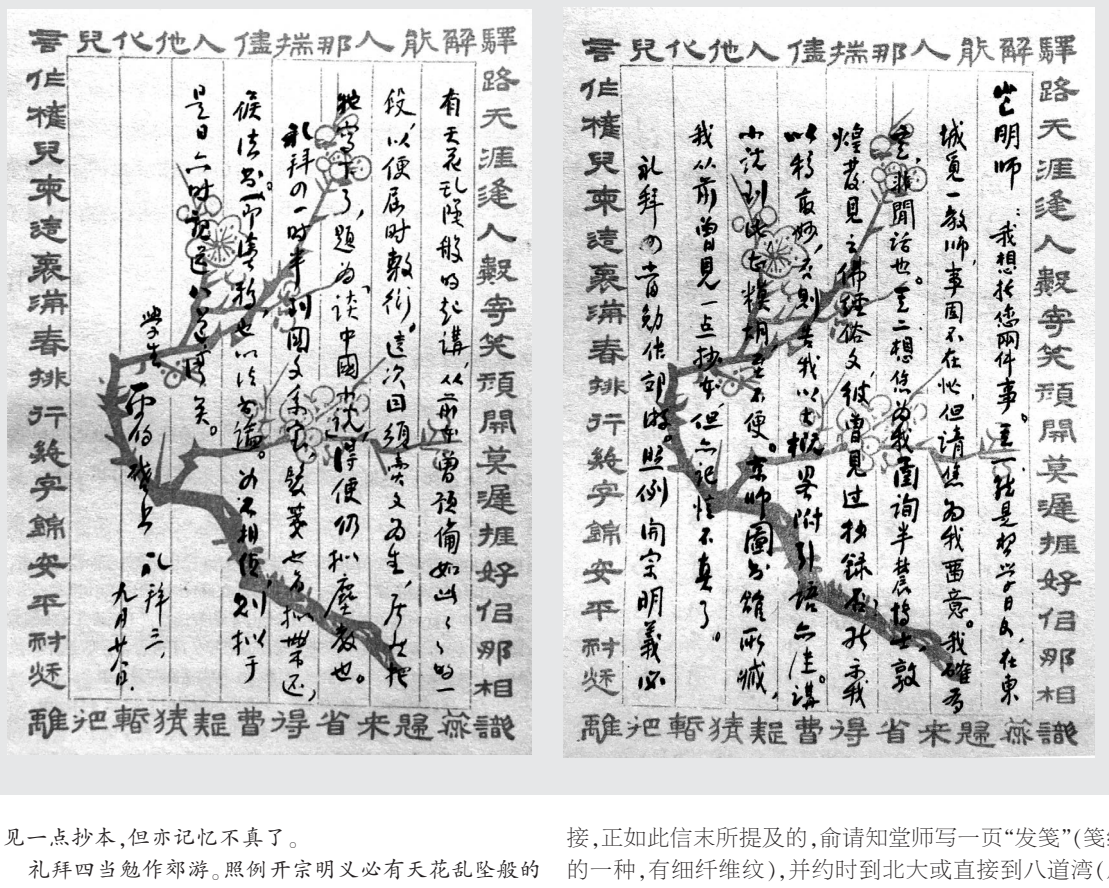
拉扯了一段,还是回到本篇的正题:俞平伯致函周作人。

要说起来,周、俞两位都是当年的“尺牍大王”,他们有旧文人的派头,一生写信无数,热衷写信,擅长写信,也讲究写信。他们的书信谈风物、谈读书、谈人物,即便漫谈琐事,也是一篇不错的短文。周作人尤其喜欢这样一种文体,他说尺牍“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所以早在一九三三年,周作人自己就编了一册《周作人书信》,由当时的上海青光书局出版。自己寄出的信,原件和所有权,应该都归属于收信人,但发表权却属于原作者。好在都在同城,寄出的信还能借回来,于是为了编书信集,周作人也不惮劬劳,只得日夜借抄。故抄得“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与废名君书十七通”、“与沈启无君书二十五通”,等等。顺便还要说一句,这里的俞平伯、废名、沈启无,再加上一位江绍原,其实就是传说中的“苦雨斋四大弟子”。只是其中的沈启无,后与周作人恩断义绝被逐出师门,这是别话。而俞平伯,不仅是“四大弟子”之首,还是与苦雨斋走得最近的一位弟子。

俞平伯也是一位“写信达人”,至今留存的信件不下千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就是俞老刚仙逝不久,河南教育出版社就先后出版了《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和《俞平伯书信集》,前者收俞老书信一百五十三通,后者收俞老致亲友朋好五百三十七通。我们都知道俞平伯与叶圣陶两位是至交,他们晚年无以为好,以通信自娱,两位耄耋老人像“打乒乓球”一样,你来我往,十二年间通信八百余通。二〇〇三年两位老人的哲嗣将他们的书信加以编辑整理,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信集《暮年上娱》,我有时翻翻,也很有意思。

当然,更要说的还是前些年由孙玉蓉编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收录了周、俞师生间往还尺牍三百九十一通,其中俞平伯的书信一百八十一通,时间跨度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六四年。这本书有图录,有注释,有人名索引,还有编后的详细解读,尤其是书信的注释,不仅对出现的书名人物有介绍,还对信中提及的事件尽力考证,可见编者所倾注的功夫不浅。其中附录的书信全彩影印六十余件,不但让读者一窥书信的墨迹原貌,而且还欣赏到他们所采用的各式笺纸、朱红钤印,真可谓尺素风雅,赏心悦目。

如图为一九二七年俞平伯致周作人一函。此时俞平伯二十七八岁,风华正茂,定居北京,于燕京大学、清华、北大等多所大学任教。



启明师:

我想托您两件事。其一就是想学日文,在东城觅一教师,事固不在忙,但请您为我留意。我确有意,非闲话也。其二想您为我函询半农博士,敦煌发现之佛经俗文,彼曾见过抄录否?祈示我以稿最妙,否则告我以大概略附引语亦佳。讲小说到此,甚模糊,至不便。京师图书馆所藏,我从前曾见一点抄本,但亦记忆不真了。

礼拜四当勉作郊游。照例开宗明义必有天花乱坠般的起讲,从前本曾预备如此如此的一段,以便届时敷衍,这次因须卖文为生,居然把它写下了,题为“谈中国小说”,得便仍拟塵教也。

礼拜四一时半到国文系室,发笺也者拟带还,候法书(即涂鸦,也以法书论)。如不相值,则拟于是日六时亲送八道湾矣。

学生平伯启上 礼拜三,九月廿八日

俞平伯在北大读书时,曾听过周作人的课,其后交往四五十年,终生执弟子礼甚恭。“启明”、“知堂”都是周作人先生的号,所以俞平伯每函必以“启明师”或“知堂师”开首,落款也多以“学生平伯上”或“敬上”,以示恭敬。而周作人回信则每以“平伯兄”相称,这也是旧式文人的一种习惯,即虽然他们有师生的渊源,但作为老师这一方,还是客气地视学生为朋友。关于此,周作人一九四四年在一篇《文坛之分化》曾写道:“世间说我有四大弟子,此话绝对不确。俞平伯、江绍原、废名诸君虽然曾经听过我的讲义,至今也仍对我很是客气,但是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却不是弟子,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我别无什么贡献,怎能以师自居。”

周作人这样写其实大有深意。其时距沈启无因“言动不逊”已被周声明“断绝一切公私关系”不久,故写此文重申一下师生朋友间的“客气”云云,言之所发皆有所指也。当然,俞平伯与周作人的关系长期保持亲近,他对知堂师在学问上的倾慕几乎是贯穿始终的,即使五六十年代知堂老人黯然冷落时,俞平伯自己也过了花甲之年,但每有函札交流与问候,末尾仍不忘署上“学生平伯”的字款。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附逆而入狱,俞平伯等曾致书胡适校长,细述周作人任伪职期对北大校产的保护与维持等,请其出面为周求情。先不论结果如何,但学生做到如此份上,也算无可挑剔了。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正是周、俞交往的密切期,不但书信往还非常密切,相互间的过从也很多。这封信正是那段频繁通信中之一,其时俞平伯三十岁未满,精力旺盛,并于燕大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信中提到想正儿八经地学日语,事后似并未实现。再者是说刘半农留法回国,曾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百余种敦煌文献,俞极想一睹为幸,以充实自己的教学研究,故请先生帮忙去说。那时周作人在北大和孔德学校等几所高校任教,俞平伯也时常过去交接,正如此信末所提及的,俞请知堂师写一页“发笺”(笺纸的一种,有细纤维纹),并约时到北大或直接到八道湾(周氏北京的寓所地)去取。那个阶段俞平伯是八道湾的常客,在通信中也经常可见知堂先生或留饭或召饮的事。俞平伯在《京师坊巷经过——八道湾》一首五言诗中,就有描写他去八道湾一路之景以及几日不去便有牵记的心理:“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南枝霜后减,西庙佛前荒。曲巷经行熟,谐谈引兴狂。流尘缁客袂,几日未登堂。”其中“谐谈(它本有作‘微言’)引兴狂”和“几日未登堂”,均可见出俞平伯与知堂先生那种既熟悉、又相知相契的友好程度。

还须一提的是,俞平伯这封信的用笺非常精妙,笺中有梅花图,八行乌丝栏外还有一圈回文诗,从内容看,什么“好似那相识燕归来,省得费疑猜”云云,我一时未能查到出处,或许是旧小说戏曲里的情爱唱词之类吧。有趣的是俞平伯可能也将这笺纸给先生玩玩,所以一年后周作人也有一信致俞,用的正是此笺。于是,周作人在信末处还不忘幽默地来一句:“即以其人之纸,还致其人之身。”

就尺牍书法来看,周作人的字从容老辣,颇具文人意味。而俞平伯的这幅尺牍书法,尚属他的早期风格,虽也具文人笔墨的韵致,然而毕竟年轻,人书均还未到老境。当然,我们都知道俞平伯先生家学渊源,曾祖俞曲园,著名经学家,名声大得要命;父亲俞陛云也是才学过人,光绪二十四年探花,民国元年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受家学的影响,俞平伯诗词书画度曲等,皆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虽说是由曾祖开蒙,然写的倒并非是曲园老人隶书那一种,而是走规矩的路数。据俞平伯的北大学生、著名学者邓云乡先生说,平老的书法取自《龙藏寺碑》,他曾于此碑下过很大的功夫。由于《龙藏寺碑》有隋代第一楷书之誉,方整瘦劲,古拙幽深,清包世臣赞之谓“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而不可思议”。所以俞平伯的字也是以盈寸楷书见长,写起来点划精到,一笔不苟。二十年前,我曾在邓先生处看过俞先生的书法,均是小楷书的诗稿和尺牍,他似乎总是写楷书,即使偶尔参杂一两个行草字,也是带有楷书的笔意,非常干净。相比年轻时的行书体,我更喜欢俞先生中晚年以后的行楷书法,写得雅淡娟秀,清气可人。几年前,得好友唐兄的雅意,我也有缘获藏了两页俞陛云先生的尺牍,但却错过了曲园老人和平伯先生的墨宝,至今引为憾事。回想当年,承邓云乡先生的厚爱,专门复印了几页平老的诗稿让我把玩,几片素纸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未肯丢弃。虽为复印件,但实在因为欢喜,藏之聊胜于无吧。何况,还是邓云乡先生亲手给我的呢!

●海上刀郎

砚边微言(三)

上海评协成立

2月25日,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市委领导说:努力把上海打造成为当代中国的文艺评论高地,充分发挥好全国文艺评论的排头兵作用。一个“高地”,一个“排头兵”,寓意着文艺评论要有一种“前线”意识,并充分凸显其效能与价值。文艺评论的健康促进着文艺创作的发展,文艺创作的繁荣,离不开文艺评论的繁荣,文艺评论与创作也可谓是“双轮驱动”,不可缺一。首任主席汪勇豪说:“上海评协就是要致力于打破一切围墙,把艺术评论放回到艺术本身,艺术评论应该契合当代,应该接地气。”的确,要成为“高地”,要成为“排头兵”,应该有这样一股劲,这也是众人所望。

“评论家”

一位知名作家对笔者说,现在的“评论家”很多,也很厉害,想评谁就评谁,想说谁就说谁。前几天,一位著名书法家也有同感,说不会写字的人也开始评论写字的人了,还如此狂言。这可能是自媒体时代的缘故,人人可能都是“发言人”,人人可能都是“记者”,而且,“围观”时代,无“微”不至,也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作为“评论家”脑子应该清醒一点,有了话语权,并非意味着你对谁都有“生杀”之大权,文艺评论毕竟不是在咖啡厅、酒吧、茶馆里,自言自语,随心所欲。“评论家”应在一定的规则与框架里去表达,具有思想引领和审美效应的表达,它需要理性,也需要批评伦理。

《蒙面歌王》

近日,观看了江苏卫视的节目《蒙面歌王》,有些想法。《蒙面歌王》是让歌手戴上面具,隐藏身份,凭歌声一决胜负,凭实力一较高下,这种形式应该说还是比较“公正”的,比较合情合理的。由此,联想到近几年来我们的“国展”评审,可以回眸一下,几乎每一次评审结果出台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说谁又怎么啦,谁谁的作品还能入展,等等。笔者异想天开,未来的“国展”是否也可以借鉴《蒙面歌王》这种形式呢?把作者的身份信息保密一点,不分地域、不分省份,只看作品,评审与作者的资历与背景无关。“国展”评审不妨一试!

《书法研究》复刊

停刊了8年的《书法研究》,今天又以复刊号的“身份”出现了,不管怎样?点个“赞”吧!当年《书法研究》与《书法》可谓一对“兄弟”,这两份刊物在助推中国书法发展上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也影响了一代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国人向来喜欢寻找背景,寻找故事,因为种种原因停刊,又因为种种原因复刊。但是,相信《书法研究》通过这几年的反思、总结,会有新的思想,新的面貌,就像主编表态那样,复刊之后将有“大手笔”。这里,又让笔者想起一句话“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书法研究》是否也怀揣着这种思维,或者说天是全国的天,地是上海的地,立足上海,面向全国。

李敖的微博

最近,有人在微信上又把李敖先生两年前的一条“微博”翻了出来:“我不怕书法家,我怕‘他妈的书法家’。‘他妈的书法家’条件有三:一是他以为毛笔字就是用带毛的笔写字;二是他自得其乐,酷爱以书法送人,然后不断打听,他的字是否仍挂在你家墙上;三是有人说这是传统文化。当年德国元帅说,一听‘文化’,他就要拔枪,我好喜欢这元帅,不枪毙几个是不行了。”看来,当下书法圈也有与李敖先生之想法“差不多”的人。笔者对此也不想在这里过多解释,大家都能看明白,说多了,也担心有人“拔枪”走火。不过,还是要友情提示一下:请勿对号入座!

自律公约

自去年底,中国文联下属的各专业协会相继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工作性质制定了《自律公约》。比如,中国美协制定了7条《自律公约》;中国音协制定了8条《自律公约》;中国摄协制定了16条《自律公约》等。中国书协制定的是《行为守则》,共9条。有的省、市书协也积极响应制定了《自律公约》。不管是《自律公约》,还是《行为守则》,其目的一致,就是要进一步规范所属专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与行为,给广大群众留个好印象。然而,笔者以为一个单位,一个协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可能已经建立了不少的规章制度,而且,在有些方面也不缺制度、不缺规定,缺的可能还是对制度的严格执行与“自觉接受群众、舆论和社会监督”。

崔如琢捐巨款

前时,“国画大师崔如琢向故宫捐款1亿元”的消息在媒体上是铺天盖地,据悉,这是故宫博物院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赠。崔如琢何许人也?1944年生于北京,师承国画大师李苦禅、书法家郑诵先,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其实,崔先生的捐款想法很简单,就是想为故宫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建设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真金白银无回报,真让人敬仰!但也有人总是嘴巴闲不住,东说西说,这就不应该了,这是不是有点“羡慕妒忌恨”呢?其实,崔先生捐款也不是第一次,他曾将出售自己作品所得的500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了汶川地震灾区。

●唐吉慧

笔墨中的晚年陈立夫

我不是个迷信的人,不懂识面相,却总觉得年轻时的陈立夫面相太苦,连到美国去养鸡做生意也会赔得血本无归,靠老蒋每年一两次寄数千元苦度难关。或许真是应了颧骨高突没有肉的人多坎坷,山根低的人多挫折的运术吧。不过到老脸上一旦丰腴,倒显出了福相。晚年的陈立夫离开了政治的潮海,怀抱寄托于“文化之矿”,一心儒雅,满身古风,心境自然恬淡。他谈起自己的养身之道,“养身在动,养心在静;饮食有节,起居有时;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多食果菜,少食肉类;头部宜冷,足部宜热;知足常乐,无求常安。”他就这样活到了一百零二岁。

我有一页陈立夫的墨迹,写给陈大络的一封信。据说老人每天忙忙碌碌,通常要写五六封信,为友朋题字作序,用得大多是毛笔。而他的毛笔字老练沉着,很有气韵,像他人那么清健硬朗。我认识的大陆前辈知名书画篆刻家徐梦嘉20世纪90年代赴台湾定居,一切安排妥定后便去拜访了神交已久的陈立夫。初次相会,徐先生赠予陈老一枚他篆刻的“陈立夫九十五后作”闲文印章,约定待陈老百岁后再作“陈立夫期颐后作”。陈老高兴之余提出一个建议,说:“我已九十六了,现在每过一年都不那么‘容易’,是否每年请你刻一枚不同年龄的印?今年就刻‘陈立夫九十六作’。这些年我每天坚持写一小时书法来运动健身,我每年可送你若干拙书回报噢。”从此每年伊始徐先生为陈老治一枚印章,徐先生两岸朋友颇多,除自已收藏陈老书法外,还替朋友们代求陈老墨宝,两人见面时,陈老总存留着若干平时写就的书法准备给徐先生,当场添加徐先生指定的上款。陈老一百岁时,徐先生为陈老刻了“百岁陈立夫”大印,陈老则赠予了徐先生“福寿康宁”等条幅。老少笔墨结缘,成为佳话。

陈立夫70岁时与夫人合影

陈大络是福建人,生于1920年,1948年只身南渡到台湾教书,是陈果夫在《民声日报》上的文友,两家一墙之隔,但通信比见面更多,逢年过节,陈果夫会让人送一瓶洋酒给陈大络品一品,此后由陈果夫结识陈立夫,成为至交。1988年,大络先生自台湾师范大学退休后回到祖国大陆和亲人团聚,继而奔走于各所高校讲学,执着在两岸一统的事业中。由他编写的《巍巍大中华组曲》,陈立夫读后深为感慨:“爱国伤时,情见乎辞,尤对大陆各省的山川人物之歌咏赞美,多发前人所未发,令人叹赏不已。”大络先生收藏有不少陈立夫为他创作的书法,兼有数十封亲笔毛笔书信,有时二人合作,大络先生作词,立夫先生撰书,文词笔墨相应成趣了。

上世纪90年代初,陈大络想为陈立夫在大陆举办一次书法展,但遭到陈立夫的反对,声明自己书法拙劣,旨在弘扬中华文化而已,如何能开书展?不过大络先生信念颇为坚定,没多少日子他收到陈立夫的第三封信,信上说:“一、书展名称似以吾兄所藏书画之名义为佳。二、弟之字以不超过四分之三为宜……”通过此信可知,大络先生已说服陈立夫,同时参考陈立夫的想法做了退让,因为陈立夫在第四封来信上建议:“兄之所藏书画共一百五十八件,其中立夫占五十四件,约为三分之一,展出时可将立夫之五十四件分两次展出,则每次仅展出二十七件,数天后换之,则不觉其太多矣……”当得知陈大络即将赴大陆,他不忘再次嘱咐:“大驾已定于本月十三日启行,敬祝一路平安。兹有二事奉告:一、书展名称仍以吾兄所藏书画之名义为佳;二、弟之字件数以不超过四分之三为宜。”书法展最终应是在大陆开幕的,相关报导目前难寻,据推算,时间或在1991年的九月或十月。

20世纪80年代,大陆有位喜爱书画的中学生在《人民日报》上好奇地注意到陈立夫的名字,缘由“陈立夫”比她的名字多了一个字。1991年春节前夕,这位中学生有幸见到陈大络,遂托陈教授将自己绘制的两幅画作带给陈立夫爷爷,一幅是她写了“独具慧眼”四个字的猫头鹰,另一幅水仙花,想请陈立夫爷爷在画上题句话。陈立夫收到陈大络带回的礼物十分高兴,老人思忖片刻,立时在水仙花上落下了笔:“水有仙,火有神,人非水火不生活,神仙扶持可放心。”并在附信上说:“你的名字比我少了一个字,而年龄相差79岁……你送来的‘独具慧眼’,装裱后就挂在我的书屋内……”盈盈一水,虽将两岸分隔,终究隔不断两岸浓浓的情谊。陈大络说:“晚年的陈立夫先生渴望两岸统一,但又不能过分表露。表达统一意愿的字他也题写了,但他不敢太露,说的太白。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他交换过意见,他也不是没有考虑,但他说我回来了台湾该怎么办,最后他还是不肯回来。到他一百岁的时候,他又肯回来了,可惜此事后来没有结果。”陈立夫九十六岁时写过“万里版图归一统,十亿生民庆生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恰逢老人九十七岁,写下了“中华一统开新局,香港回归庆长青”。百岁生日后正式封笔,但只要面对大陆的请求,一一应允,慨然赠送。有回清明他去祭扫哥哥陈果夫,忽然想起果夫先生怀乡的诗句,不禁唏嘘——细雨湿流光,那一刻他多希望两岸的沟壑早日填平,而他能亲自携着家兄的尸骨还乡。有些遗憾,老人未能如愿,直至生命的尽头,他仍然期盼:“如果祖国统一那该有多好啊!”

●马双喜

韩愈不顾流俗广招后学

韩公力改耻为师,子厚扬叹犯笑痴。
圆满众生求学梦,抗颜从教世人知。

观韩愈纪念馆有感

崇仪尚德育才机,骏马常存伯乐稀。
识博举贤不尽贵,儒家世代继人希。

有感于泾县宣纸厂

蔡伦源始永不干,书画红星甚喜欢。
遍岭檀皮依日照,传情渲染景宏观。

米芾书法公园

《绍兴米帖》世留时,正是登峰造极期。
吾爱先贤芾派画,惜人未传憾叹之。

待渡亭

当年津渡岸过匆,今日亭中见客空。
但逝长江银浪滚,唯留旧筑古文风。

焦山碑林

残碑风化绕成林,今古群贤相逐临。
涉艺年华流水逝,坐禅捧籍月斜吟。